

2116

开江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期

政协开江县委员会编

D661·4
165

川 16/23

开江县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辑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四川省开江县委员会编

一九八九年九月

责任编辑 曹庭琼 严顺贵

文史资料工作组

组 长 严顺贵

副 组 长 王恩群

成 员 卢贵珠 江德森 吴立矩

秘 书 伍显宁

特邀成员 孙仁藩 刘宽俊 顾尚卿

陈显鳌 许泮之 姚仲育

徐绪宽 张学培 刘新见

李国民 唐昌元 伍显宁

校 对 顾元光 黄立新 唐昌元

封面题字 许泮之

说 明

本辑所载内容，选材较为广泛，不仅有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人物等方面属于作者本人的亲历、亲见或亲闻的“三亲”史料，而且也选入了作者研读本地区鲜为人知的名人著述的心得体会。我们衷心希望它成为一本对全县人民，特别是对青少年进行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乡土教材。

由于水平有限，时间仓促，书中难免有不妥乃至错误之处，敬请读者不吝指正。

开江县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组

一九八九年九月

目 录

- 开江早期的群众运动···高爾安口述 刘新见整理 (1)
志愿军力量的源泉···曹庭琼 (6)
枪声惊醒以后···孙仁藩 (11)
红军在开江鏖战···陈明海 (15)
新宁盐井初探···朱宇德 (18)
普安场商业的兴起···刘宽俊 顾尚卿 陈久培 (22)
绿豆皮···严顺贵 (31)
开江水利今昔···伍显宁 (34)
《唐甄〈潜书〉选》刍议···曹庭琼 (46)
忆江风、江声剧社始末···孙仁良 (59)
民间传说三则···孙银波 (63)
盛极一时的长岭庙会···杨向东 谢敬诚 (66)
郝孟宾先生传略···郝士俊 (71)
颜德基传略···开江县志办供稿 (75)

开江早期的群众运动

高尔安口述 刘新见整理

1927年上半年，以普安镇为中心的开江早期群众运动，声势浩大、轰轰烈烈，县城各地先后建立“国民党（左派）”组织和“农民协会”、“商民协会”、“妇女会”等群众组织，震慑了境内封建军阀势力。追忆往事，件件如在眼前。

普安是本县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和摇篮，原普安区立小学一批青年教师积极推行国语运动，创办校刊，组织新剧社，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特别是1926年底，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刘伯承率领的沪顺起义军驻扎普安休整，义军高举“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新三民主义旗帜，在开江境内宣传革命理论，开展革命活动，创建革命组织，深入到普安、甘棠、回龙、永兴、太和诸乡的农村、街道和学校，大量散发武汉国民政府印出的进步书刊，启发教师、学生及社会青年，参加革命活动。开江，特别是普安古镇一时成为开江群众运动的中心。

当时，我在开江中学读书。一天，我到叔父离合年家去，

遇遇缪云仁（沙市起义军政工干部）、王剑鸣（南极宫小学进步青年教师，曾到重庆川东师范校读书时受到肖楚女的影响，开新文化运动的指导者），曾锦柏（南极宫小学校长）等人谈话。不久后，他们说：你们年轻人可以约一些人组织起来，干一些进步活动。缪云仁说：“如果你们组织活动，或召开会议，喊我一声，我一定参加”。我听了很高兴。不久，便约了在开江中学读书的同班同学傅卓仁、王伯鲁、金临启等七人，常在一起聚会，学习和讨论起义军散发的武汉国民革命政府印刷的进步书刊，大家思想进步较快。后来我们聚集在南极宫小学一间寝室里开会，酝酿成立国民党（左派）组织。缪云仁、王剑鸣也来参加了我们的会议。会上，成立了“中国国民党开江县第一区分部”。从此我们便以部的名义，配合起义军进行了一系列活动。

我们配合起义军在普安、城厢两地，深入街道、农村、学校，向群众宣传新三民主义和反对军阀专制等内容，使群众日益觉悟起来。我们相继依靠骨干力量向文珍、王蕴朴、于恒星等组成妇女协会，陈久皋、吴显扬等组成学生会……

1927年2月13日，以普安国民党区分部的青年为骨干，在普安南极宫操场召开了第一次盛大的群众大会。会议由黄均尧（起义军政治部主任）主持，这在普安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到会的教师、学生、农民和市民等数千人，把一个偌大的会场挤得满满的。我们的任务是布置会场，书写和张贴标语。会场极为壮观，主席台正中贴着红色闪亮的“天下为公”横联和“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楹联，十分

耀眼。会上缪云仁作了重要讲话，他以生动的事实，深入浅出的道理，揭露当时军阀在北伐战争初步胜利的形势下，假承认革命，真扩充实力，企图伺机反对革命的阴谋诡计。绥定军阀刘存厚派来的代表谢道三也上台讲了话，他竭力为刘存厚涂脂抹粉，说什么“刘督办也要换旗了”（即由原军阀旗换为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这时，王剑鸣马上站出来：说：“同胞们、老乡们，这位就是那年在普安街上抢东西、打死人的部队的代表，现在他们也要革命了，也要换旗了，……”。话未说完，台下的人群轰动起来，曾遭刘湘抢劫的普安人民，愤然高呼：“打倒军阀！打倒刘存厚！打倒谢道三！”迫使谢灰溜溜地滚下了台。这次会议，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

在这段时间里，还连续召开了几次群众会议，如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两周年大会，庆祝武汉收回英租界、九江收回英租界等大会，还举行过两次火炬游行。这些活动，都不同程度地启发了群众的革命觉悟。

重庆“三·三一”惨案发生不久，我们在城厢大操场召开了群众大会，由重庆回县的开江旅渝学生会会长、中法大学学生，回龙乡人肖茂才，控诉了封建军阀刘湘、王陵基等3月31日在重庆打枪坝，向抵制军阀卖国行径的示威工人、学生以及各界爱国人士，进行最野蛮、最残酷大屠杀的所见所闻。黄均亮上台愤怒声讨了军阀王陵基镇压革命、残酷屠杀民众的滔天罪行。驻普安友军杨森部旅长王仲澄也登台作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到会群众痛哭失声，连小学生也禁不住呜呜咽咽。群情激愤，不断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

军阀！打倒刘湘！打倒王陵基！……，”并举行示威游行。会后，一些驻开的英法传教士，颇为惊惧，忙把“福音堂”牌子改为“中华基督协会”。

这次会议结束后，黄均尧、缪云仁等人还到开江中学我们住的寝室坐了一阵，给我们讲革命道理，勉励我们要好好学习，加紧进行革命工作。

城、普两地群众运动的不断发展，在起义军的引导下，不久都响应建立了国民党左派组织，以及农民协会、商民协会、妇女会、学生会等群众组织。

全县群众组织发展较快的要算农民协会，起义军政工人员通过青年教师、学生深入各地农村发动群众，给农民讲革命道理。当时，我被安排在明月坝紫草沟做群众工作，曾组织了明月坝紫草沟农民协会，会员上百人。在区、乡农民协会初步发展的基础上，我们于1927年4月，在城厢镇北大操场召开了“开江县农民协会”成立大会。这是我县最早的县级群众组织，这次会议十分壮观，参加会议的代表数千人，全县各地、各界均有代表参加，开江中学全体师生参加了这次会议。到会场时，农民手持镰刀、肩扛锄头，工人拿起斧头，商民举起算盘，学生手持红色三角旗。身佩武装的农民自卫团列队而入，个个精神抖擞，意气风发。会上，农民代表张德元，工人代表（忘其姓名）、青年教师代表王剑鸣、商民代表高合川、地方武装代表曾智伦、学生代表陈久皋等都上台讲了话。大会选出张德元、杨××等人为本县农民协会负责人。

后来由于蒋介石背叛革命、宁汉分裂，顺沪起义军撤离开江，我县这场高举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因此而慢慢停了下来。

来，但它深深印入开江人民的脑海，它的革命精神激励我们永远开拓前进。

志愿军力量的源泉

曹庭琼

解放初，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以下简称各代会）按规定代行县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它对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协助人民政府恢复国民经济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起着重要作用。当时，我在开江中学教书，多次兼任县各代会常委会副主席。忆及常委会开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活动，历历在目。

一、广泛宣传教育群众

1950年6月25日，美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朝鲜战争。同年10月25日，全国人民响应中共中央发出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朝鲜战场和朝鲜军民一道，抵抗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广大人民满腔热情地开展抗美援朝活动。

县各代会常委会议确定1950年12月25日至1951年1月2日为抗美援朝宣传运动周，号召全县普遍

开展抗美援朝宣传活动。城乡中小学，抽出75名教师，组成宣传组，在城关、普安作街道讲演，计35次；演出《赤叶河》、《刘胡兰》歌剧达35场；出壁报5幅，画报5份27张，激发人们抗美援朝保卫祖国的决心。

这年寒假，全县中小学组织宣传队，其中4所中学和城镇5所完小，分别组成8个队，在全县重点巡回演出。其余各小学就地深入农村宣传。开江中学和城一、二完小的20多名教师组成一个队，由语文教师王元善领导。王老师时年50出头，中等个儿，经常穿一件深灰色长衫，显示出知识分子的热情干练神情。他是一位戏剧爱好者，更是一位爱国者，远在三、四十年代，多次组织师生演出话剧，宣传抗日。这次，他既是我们巡回演出的组织者，又是业务指导，从导演到化装，他都深思熟虑，事无巨细，亲自动手。他导演的戏，深受群众欢迎。

2月1日，我们从城厢徒步出发，到后厢场镇。途中，我不禁想起老子的一句格言，“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深深领体会到，要达到远大的目标，实现美好的理想，就必须从现在开始做起，从身边的点滴事情做起。要做好抗美援朝的宣传工作，就必须不怕艰辛，压倒困难，我们顶严霜，披浓雾，沿着石板大路或羊肠小道，历时28天，到过讲治、甘棠、拔妙、长岭等乡。虽然所到之处，生活条件较差，吃的粗茶淡饭，住的古庙地板，然而我们怀着沸腾的心，或串院访问，或演出话剧，积极开展宣传工作。在各乡都公演了《刘胡兰》，塑造出刘胡兰热爱祖国，死的伟大，崇高形象，收到较好的效果。群众仇美、鄙美的情绪与日俱增，恐

惧原子弹的心理基本消失，坚定了战胜美帝的信心。

1950年11月4日，国内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宣言，成立了“抗美援朝总会”，广泛开展活动。次年4月13日，我县各代会常委会召集县级机关团体负责人会议，推荐19名代表，组成“开江县抗美援朝分会”，县委宣传部长冯晋彪为主任委员。分会的职责是：领导、督促、检查全县有关的宣传和学习，统一拟定宣传的中心内容；制定宣传工作计划，规定宣传工作制度、纪律等。同时决定各区乡相应成立宣传委员会。全县很快组织起160个抗美援朝宣传小组，320个读报小组，还设置屋顶广播18处，黑板报157块，推销各种报纸200余份。抗美援朝工作从县城迅速推向乡场、农村。

二、掀起捐献武器爱国增产运动

1951年1月12日，各代会常委会响应上级号召，召集各机关团体、学校举行座谈会，商讨支前捐献、写慰问信等问题。讨论非常热烈，最后决定：各区政府和乡人民政府，工商联分会负责募捐。计划全县捐献六亿元（旧币）购买飞机支援前线；各级学校负责宣传，其它单位协助；各单位写慰问信5封，规模小的完小写20封，百人以上的完小按比例增加，中等学校的师生每人写一封，总计3000封。我一边参加会议，一边想：伟大建立在平凡之上，平凡熔铸在伟大之中，谁如果不做具体琐细的工作，那么他们

的伟大事业将永远是一座空中楼阁。目前，我们投入伟大的抗美援朝斗争，不能奔赴前线英勇杀敌，就应该做一些琐细的工作。我一定带头写慰问信，并积极动员学生写，向志愿军倾诉后方人民拥军优属的深情，慰问志愿军拯救中华民族的壮烈胸怀，歌颂志愿军战胜美帝震撼中外的奇迹。

同年10月，召开第二届县各代会第三次会议。人民政府县长兼各代会常委会主席李惠在会上作了政府工作报告。李惠同志身体结实，不胖不瘦，中等身材，穿着一套半新不旧的洁净的灰色军装，神采奕奕，两只眼睛闪着慈爱的柔和的光。当谈到抗美援朝问题时，他高兴地说：我县自去年12月蓬勃开展抗美援朝运动以来，成绩显著。全县的青年工人、农民和学生中有3936人踊跃报名参加志愿军，有的唯恐批不准，写下血书，以示决心。全县批准了1130人入伍。捐献达814·398·923元（旧币），收到给志愿军的慰问信计4718封，均超额完成计划。因此决定捐献武器的活动到此结束。接着他又严肃地指出：为了粉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保卫中朝两国及远东的和平与安全，巩固我国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抗美援朝运动必须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直至取得战争彻底胜利。

1951年6月20日至24日，召开县第二届第二次各代会，会议着重讨论“如何以实际行动开展抗美援朝运动”。代表们愤怒声讨了美帝国主义的罪行，豪情满怀地制定了《爱国公约》。

这次会议有力地推动了我县各项工作：农民代表纷纷表示坚决完成当年全县的粮食增广任务。这年全县粮食总产量

为 1 3 1 2 1 · 4 5 万斤，比 1950 年的 1 1 4 6 4 · 7 9 万斤，增产 1 6 5 6 · 6 6 万斤；工人开展了爱国主义的生产竞赛。县邮电职工响应遂宁县邮电职工的挑战，生产竞赛获得显著成绩，邮政超额 9 4 %，电信超额 9 %，邮路没有误点；工商界制订了《八项爱国公约》，个个增资经营，踊跃纳税。当年一季度工商税做到了“评得好，纳得快”三天内完成任务。全县税收共超额 6 7 %，被评为川北区第三名，达县地区第一名。文教界做了大量关于抗美援朝的宣传工作。同时，全县各中心小学普遍在农村办夜课识字班，推动农民学文化。这一年，全县有 1 9 1 4 2 6 人参加抗美援朝的示威大游行，有 2 3 0 7 5 6 人在《保卫世界和平爱国公约》上签名。全县普遍订立和检查了《爱国公约》。

同年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全县有 1 8 3 8 2 4 人参加反对美帝侵略朝鲜、重新武装日本的大游行。城普两地几千人的游行队伍，昂首阔步在逶迤的公路上，大街上怒吼着：“把美帝国主义侵略者从朝鲜赶出去”……；高唱着：“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各种声音交织回荡，响遏行云，吸引着家家户户的男的、女的、老的、小的，倚门望着大义凛然的队伍，显示出同仇敌忾的神情。

这一切的一切，成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战胜敌人力量的源泉。

抗美援朝运动，显示了伟大的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每一个炎黄子孙都应该把这种精神世世代代地传下去，并发扬光大。

枪声惊醒以后

孙仁藩

1968年，“文化大革命”正深入开展，武斗越来越升级。3月24日凌晨两点多钟，天空一片漆黑，下着毛毛细雨，天公好似为正在遭受浩劫的东方神州大地而饮泣，洮城的人们在惊恐中进入睡乡。忽然，刺耳的惊声打破了万籁俱寂的长空，我蓦地惊起，和我住在一起的爱人和刚从农村乳娘家接回来的两岁小儿子也惊醒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被“勒令”数度搬家，东西越搬越少，所剩无几，当时住在县委书记院内一间8平方米的保管室内。间断的枪声混杂着鼎沸的吵闹、斥责、吼叫声，声音来自前面县委办公楼，那里驻有来县“支左”的7796部队。这样持续了约一个多小时，骤然枪声密集起来，枪声似乎是县委大院和县医院后坡上互相对射。为了躲避流弹，我们3人立即裹上被盖躺在地板上，这时一颗流弹穿过保管室的墙壁将我放在一张长椅上盛满食盐的小黄瓷盆射穿两个洞翻在地上。刚从身边擦过。好险！感谢上帝的保佑，小瓷盆替我挨了一枪，它成为“文化大革命”中派性武斗的历史见证。

密集的机枪声、冲锋枪声、步枪声持续了约20多分钟后逐渐稀疏、停止，混杂的谩骂声也渐渐消失在黑夜中，大地复归死一般的寂静，令人恐怖可怕。我再也不能入睡，思绪万千，预感灾祸即将来临，在惊惧、忧虑的沉思中熬过黑夜，等待天明。

天亮了，住在院内的人，谁也不敢开门出来，不知出了什么事？9点多钟，我们煮好早饭，正准备吃时，一伙武斗人员持枪冲进书记院，一边凶神恶煞地大骂：“你们这些顽固不化的走资派，狗胆包天，竟敢勾结“×××”抢夺解放军的枪支弹药，罪责难逃……”。一边挨户打门抓人。首先抓当时县委书记姜鸿儒，他爱人拉住姜不放，被武斗人员推搡在地上，周身沾满泥水。接着抓李长柱、宁志茂等，我见势干脆把门打开，将手表取下交给我爱人，并说：“不要管我，尽量想法把小孩带出去”，这时我在思想上已作了最坏的准备，心反而镇静下来，什么也不怕了。王安榜住在我的斜对门，被抓出时，武斗人员质问道：“兰盛兴到那里去了？”王说：“不知道”！朝王的胸膛就是一拳头，并骂道：“你狗×的不知道？！”他向后踉跄了几下，脸刷地一下变得苍白铁青。那伙人走到我门前，见门开着，就大吼令我滚出来，我立即走出去，幸免了皮肉之苦。

从书记院内抓走的“黑后台”、“走资派”，一共8人，由10多名持枪武斗人员押送到县委党校（今县委招待所），时街上行人稀少，他们充满惊异、恐慌的表情，匆匆走过。我们被关押在党校靠城一小（今城厢职中）的一间学生寝室室内，几名派性组织的头头和武斗人员来“审问”要